

辣裴脫之笑



## 代序一

荒率的蕭條的深秋的路上，

我一個人獨自蹣跚地向前走去。

撲面的塵沙，有時迷住了我的眼睛，

猛烈的寒風，偏吹得把我的衣角撩起。

依舊逆風前進，免不了喉間打噎，

我咬緊了牙關，還鼓足了十分勇氣！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走了低濕的暗陋的貧民之窟，

走盡了曲折的崎嶇的泥污之路。

風裏打了幾回寒噤，我來到這里！

這里望見了片片落葉，在空中旋盤飛舞！

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

寂寞淒涼啊！迢迢的長途！

遠遠地一帶竹籬，掩藏了多少墳墓？

正是一度來時，一度揮淚的傷心境地！

問了我自己，非悲非喜，却有些麻木！

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

落葉飄下來蝴蝶般在我身上打轉，

離去了靠着長成的枝幹，那能不傷感寂寞？

悠悠地隨風到東到西，絲毫做不得主意，

便埋入了泥土，這樣竟算是它最後的歸宿！

啊！荒墳疊疊，白楊蕭蕭！

怎樣的可怕呀！這裡是人間，還是鬼國？

活潑的姿態，天真的笑容，而今安在？

只有，冰硬的石碑，惹人悽然悲哭！

悲哭！悲哭！可能消滅了心上的創疤？

也許會傳進了棺槨，使你也淚流，心碎，腸斷！

否！否！這樣的惡魔憧憬地往來的世界，

怕還不如鬼國裏清幽，你切莫笑憐我們的逗留。

風清月白的湖畔，你冥冥中可曾去飄遊？

花香鳥語的虎邱，你總羨慕我們的跨上驢背！

啊啊！你往日的詩情畫興，豈還似舊？

你病中的生涯，最難忘是宵深風雨中的一面！

○ ○ ○ ○ ○

月圓月缺；花好花殘；上帝太玩弄世人，

明知我們乍見了缺殘，那能不悲？那能不哀？

何況巧笑曼妙的，聰敏多才的你啊！

竟從此棄掉了我，自幸着解脫，去了不回！

○ ○ ○ ○ ○

這樣陰森森的地方，你如何可以安心？

蠻橫的粗魯的野鬼，那里配做你的比鄰？

可憐，可憐我真無法知道那墓中的人才，  
我當找尋個豔骨香塚，來伴你的孤零！

○ ○ ○ ○ ○

啊啊！閉眼湧現了前塵影事，癡也何用？

快回去吧！西風更無情地一陣陣吹得起緊！

一霎間，落葉已飄滿了地上，沙沙作響，

低了頭無言地走開，還求你了解我心底的悲恨！

——展亡妹小茜墓歸——十七年，十月，緣芙。

## 代序二

清清的湖水呀！

曾幾度載我們來遊的輕艫？

明明的波痕呀！

曾幾回照我們低顧的容光？

○ ○ ○ ○ ○ ○

烏黑的雲呵！

從山凹隨風飛來；

驟猛的雨呵！

莫把我們的小船打翻！

衣溼，履溼，身也冷濕，

坐在船頭的人兒呀！

快加力板槳，使我們早些歸吧。

○ ○ ○ ○ ○ ○

明月才從湖邊升起，

我們是繁華場中跑來的人，

那里認識你如此大的圓盤？

難怪我們驚奇了一回！

好景等着有來時；

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

甜密的夢呵！

等到三潭印月坐了好久。

要追回你未免太心癡！

高縣半空的月兒呵！

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

從樹影隙裏，眼底波上

靜靜地懷念和幽想，

仍顯出你嬌小的身材！

只留得許多別後的惆悵。

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

除了脆弱的他的心靈呵！

好景去了！

啊啊！和誰去訴說這滋味的淒涼？

甜密的夢也殘了！

七，七，十七，懺紅。

錄 目

辣裴脫之笑

夢

痛別

梅花姑娘

曉色

鸚哥

石屋嶺

— Vilna Banky in "Awakening," —

在

死神已降臨辣裴脫的一刹那間，他心裏萬分快活，含笑而逝！

仇敵呵！海根！你是奪我瑪麗的強暴者啊！我總得殺死了你，才快我心，才平我氣。上帝！何以這樣的沒有靈性！爲什麼等不到我來殺死海根，他竟先我到這修道院裏，已經死掉了！

辣裴脫伏在海根屍旁發恨，手中擎着的燭盤，燭上的油，當他的手微側轉，一點點滴在海根臉上，受傷後痛得暈去的海根，受了燭油的熱力的刺痛，他動了動眼皮。

啊！上帝！上帝真有靈性！上帝還記得我的話！海根！你還未死去啊！必得用我的刀，待我親手來結果你！

辣裴脫發狂也似的準備殺死海根了。忽見那暗隙似乎有人行動，那莫非是殘餘的未逃的敵軍嗎？辣裴脫心裏如此想着。

否！否！那邊好像是個女人？

辣裴脫細看了暗隙行動着的黑影。

是的！那邊真是個女人。女人呵！不知她是什麼樣的一個女人？

辣裴脫懷疑地擎着燭盤，很遲緩的走過去。照見了她的容貌。

啊！你是瑪麗喇！

我愛的！我夢想的！你什麼會在這裡啊！

瑪麗吃了一驚，她急急奔到海根身旁。鮮紅的血，從海根的創口流出來，她輕輕地拭着。

瑪麗，什麼？………你仍愛他嗎？

我愛海根，比我生命還重要，你要殺死他，請你先殺死我吧。

「咳！……………」

辣裴脫心裏創痛極了！苦悶地走到神像前。他覺悟了！他跪下去懺悔着。

瑪麗——你和海根躲在柴堆裏，柴車已預備好了！我送你們到海根的部下那邊去。

瑪麗我深悔着我以前癡心的愛你；我又深悔着我曾經狠毒地在村人前鞭你，因你愛了海根，我們認為全村的奇恥大辱。啊！這些都是錯誤的。

法國軍官辣裴脫驅了柴車，離開自己駐軍的防線。他的部下，驚慌地莫明其妙。

前面有什麼東西？

德國兵士甲，站在白光劇烈的照夜燈邊對兵士乙說。

照夜燈三面旋轉了一會，果然發現了辣裴脫的柴車正在前面飛跑過來。

槍聲斷續地響了。辣裴脫已中了幾槍。他的手依舊握着韁繩，柴車總向德軍

陣線內前進。德軍見只有一輛柴車，他們擎着槍等柴車的到來。

柴車來了。車上是一個受傷的法國軍官。那是多麼奇特的一回事啊！

你們的軍官在這里！

辣裴脫狂笑地很得意般手指着柴車對德軍說。

瑪麗推開了車上的柴，伸出頭來。海根也發現了。

誰是世間最好的好人？

辣裴脫笑着問。

辣裴脫創口破裂，他從車上跌下地來。

瑪麗奔前去扶他起來，他已死了。

瑪麗放聲大哭。

一個最後的敬禮——海根從地上勉強站起來，舉起他的手。——

在這敬禮中，恐怖的黑夜，悲慘的熱情，只有辣裴脫的笑容，永留在人間。